





庫館

提要曰穆參軍集三卷

均錄

遺事一卷



宋穆脩誤脩終於顛蔡二州文學掾然宋人皆謂
 之僕參軍猶姚合終秘書少監唐人皆倂姚武功也
 宋自柳開初變文體而其力不足轉移風氣自
 脩表章韓柳一傳為尹洙再傳為歐陽修而
 炳然復古其功寔不可沒至其尊崇曹操之類

識有所聞亦無庸為之諱焉
是書祇有宋槧本鈔本流傳絕少海昌馬洲
歲曾入王西庄著錄戊子七月余有越嶠之役
以此贈行 道光己丑春分日勺園記於閩督使院



河南集卷第一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
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謳啞雜吳俗髻鬟疎削傳
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
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樾驥心千里空羨冥鵬志



穆脩伯長

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側
相看復惻測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
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超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煙網密爭垂
乍戲汀蘋未初循水荇湄競搖新舴艋寬罩碧連漪
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鬣數頭餘尺質二色類銀姿
貨鬻斯為切鮮腹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竒
珠沫緣條照霜鱗逐刃隳扣顛瓊聚骨剖腋錦分肌

味佐芳菘愜香參苦笋宜羹甌融膩舌膾筋胃一作
寒絲湘鱠非吾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
珠鱣鱸訝休官易鯖嫌酒醒遲自當類佐膳所惜易
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
踈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閒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
斫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權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唯依佛，留心獨喜儒。
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吳勾。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鷓鴣。戰回春事青蒲
劍，買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
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愴容奈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
雞毬輕薄事，歌酒晏游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山上一作寂寥，春雨晴江邊。冉：春潮平相逢未盡
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渺
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啣：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
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解，病髮慵
簪。癢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虫。不參品物陶鎔

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穿已顛猶磷石危苔將穉更
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邨居
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韵每篇皆同
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
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携此來出以相示
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
喜用其韵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
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鷖閑夕照杭稻秀原煙野
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蕭鼓樂豐年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荇蓋波青

繫葦一漁艇翹煙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江墅幽居好溪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

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山

雨欲到檻竹風光滿衣南溪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壓魚活旋離釣移

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摯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閨帶竹籬田頭餉畊後相裏灌園時鄰
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噉非我事大笑引蘇錐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文賽筮學墅人占露
草牛羊喜秋霖黍豆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
下雞爭黍籬根虬逐涯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晏罷何因酌
酌乘籃輦逍遙岸角人巾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景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野
竹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
柱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窻紅短
圍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采恨不逢桃李
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闌春芳折曉風試問天蕊臨碧
沼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
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遮鞦韆閑垂愁穉
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
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庭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聯翩
酒帳絳旬直花司併日權使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
女菱花鑑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道艷琬琰宮姬託
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
計祗樹芳菲不樹思

送定師南游

營：學佛徒皆喜誓吾道憐師獨異群儒藝知探討
誦詩三四章往：見詞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

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
別持汝穎路涼葉驚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成自分屯
馬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
冀舜延無患放凶兇獲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
伯投顧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掉
補買切闔獨將仁義守蘧廬敢同賈傅希前席况異鄒
生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且忌歸歎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春年七
十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
死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
鄂筒香入亂花携
輕肥不得尋春意
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
任客閑游到日斜
富貴位高無暇出
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
却望梁王歌吹臺
臺上墓邊芳草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
萬樹紅芳相倚愁
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香、有時當永恨
依、何處焰閑眠
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逐魚蓬耿暝煙
纖影乍歌還復立
冷花時結不成圓
銷魂猶憶江樓夜
曾

登苕子臺

苕國丘壠在苕臺
荆棘深憑高一極
目懷古重傷心平
楚蒼煙暝遙峰白
日沉誰論客懷抱
灌木自悲吟希言
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感時睠物情何
多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
所似舊之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
爭妍舒特煩花匠施剗削誇紅闥紫亦可憐各事繁
華一時爾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義和
奔御催春歸祇得嘶盃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丰
雜泥塵成落葉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々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
比不曾止國只傾城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猶醜
女汝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笋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笋何時會勝因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
漸痛煙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釋龍宛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々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携梅福樽
凶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鹽醜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

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微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
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墨合直向平地垂
蒸人共愁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
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
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
州縣責常賦罄、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
吁哉致此異其咎安所尸愧、窮巷士屏身伏茅茨
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

且欲上其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界
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
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適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
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蕪隱和反落新丘
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授國子博士李公深
博士去子尋思祇如此遇宴與其子之奇相好李
得無悼念期勿藥瘳終為蒿少約築室共夷猶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
欲招師而志去將有期同
偕住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
花愁酒困春無着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略許携持又索還
題破白雲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
殘花亂芳艸輕絮敗春煙
景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
悵有餘恨醺醪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
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
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
掩歛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此首見李太白集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
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
三千里欲寄音書那
可聞

聞報自崖徃雷成一章

從來唯貶斷還期間徒擊雷
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
錯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罷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期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究悲苦生人所寄一室于浮屠宮闔戶日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募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

忘窮否之為爾予自致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厥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攄憤悵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齷々幽遐地栖々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隣温々窺表粹晏々奉嬉頤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擅綺文何悲疊瑰行亦璘玢敷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

衆奮漂山舌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臚臆鍛煉正逡巡
囚任棺桐躍寃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成狠翟張君之
淳者深鍛鍊我患構奸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
其獄而通判是州為人狡多列多疑納郡細之諧以
七十餘通判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
予嘗報慢之禍巧縱銛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
郡事遂與其巧縱銛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
悲憤貫高昊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
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金法所循得情矣示喜
伏念不忘旬粗評去三章直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
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仰誰論錄事參軍唐亦膺破
藏蓋古之決曹也藏姦桂網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驟

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宵或
竒虛刃翻成害寔賓不招孤秀伐珠掇閣投嗔跣躄
同非聖敦犢衆忌詢棘心終妬蕙蓬首不差螭冶媚
皆狸貉跳梁並狡魏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隣合力
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枯楫渠列蟻漏墊隣岫
抵玉為凡礫推松作弊神椎埋智直墮排隘堵潜填
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額辜賒蓋幙照覆隔蟾跋
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痕望家惟實泣向國抵低顰
艱毒天崩杞謹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以丙辰正庭
闡偏岷岵伯仲邀瓏璣魏未鷓夷死慙如渾敦豈睢

肝搖尾獸宛轉曝腮鱗 嘆棲遲毘尤居寂寞濱土
風傳細碎心事遭凶屯 郭周 援人煙簇野津賈
檣通勁越商颿扶泛切吹船進徹甌閩溪婦收菰米村娃貨
竹薪迴頭波渺石磷、再見來巢乙也玄鳥類頻
聞入市寅居人 去搏 滿林垂嘯狄當面走驚麇
水寺傳將久沙禽 欲馴無心從碌任志守諄、
早作慵洮盥宵眠 嘆呻枕床閑筆裕窓牖亂書筠
舊葛邨支暑貧 續晨未嘗游井閑况復出城闈
悒、危腸潰昏、病目睜梅蒸夜醖黠瘴觸面鰲皴
未免雞猜鶴徒希鵲庇鷄素鷺求庾悅碧鸛事韋詵

詎識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
避路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鷺輕飢鷺驚奴諂瘦麒麟
瑕謫連城寶驚疑炤席珍泥蟠玩肆苦塗曳蝨嘲頻
机弛千鈞素剛推百鍊鑛愠憂宜悄、讒吠更狔、
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鐘律啞難聞金雷震
近歎非辜者還稱被遣臻堪持言自解辜以命相詢
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豈煩懷魯汶并說忘岐幽
茲共追隨日時逢景物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郊畛
繡羽來穿柳妝鬢去採蘋畫舫江汎、銅鼓野籟、
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塹叢暄茶正發秧暖稿初勻

遠尋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蠻聊倒榼獨爾暫垂緜
煙杪聞啼魄沙塤遇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楯
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
絲吾不及歸懷謝茗尊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又
魚鳥遠矣歸懷謝茗尊飲尊羹及北還又好羊酪或
問茗何如酪曰誰憐秦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
酪與為奴不里文曾力組紉曹倉袂批裨任苑薙荆榛壯節輕宗
慙竒才轅卞彬賦毫檇藻繪詩墨洒玼琳始角詞場
勝爭馳義轡戰瘤知景陷盟手敢他拔勇候邀圭
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鶚稱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延
試名叨擢帝宸闕嚴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

壁堦和却在釣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冗驟司圉
圍單纜服瑛珉上寮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
援陰排密有黃隈防雖少懃城河亦多速繳已能傷
雁罟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裡仰問蒼
理難窮蕩仁良圖君未騁薄命我方湮蓬蘞何當
返蘭苓自可紉肴蔬調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丘名
麥遺榮野號莘退藏師李謚貴顯讓顏竣躡跡三高
士追狂六逸民耕臯營酒林樵谷訪琴桐畚土封花
撥誅茅出果榛前音榛此音說園中持鉞錘林下設置毘至
理鵬齊鷄浮生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

面同堯禹巖廊即甫申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河南集卷第二

文

荅喬適書

穆脩伯長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

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關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于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

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永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夫行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

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乎古而喜求於今二者

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下不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固守而勿離堅持而勿奪力行而勿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感焉感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

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真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修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麓匹夫號名主將

者觀之間之色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略于斯有年矣伏唯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擬遺物之易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美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庭統將符分庶問奠枕攸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

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脩靡不在躬也附
衆却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
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
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
糧躡屩采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躡躅不敢徑進
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
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
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
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
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

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闕其涯畔
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隣鎮靜方域非
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
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解
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
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于前必有所
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
百言於左右以為進見之禮俯伏祭戟之下以俟進
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寔旅人寒士之幸
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羸薄之命不獲遇於

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
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上穎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于密學侍郎閣
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
切患儻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
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
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木恩與否
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懇
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布聞于左右如獲蹟

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窘
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
秦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與俗
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于刑章毀
官喪祿斥為敗具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
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
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蹙特以事聞果
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于京師不然
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
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

茫然無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
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
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
抵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違二終
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
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任京延
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
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其
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某
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

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
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實安于公而
不安于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因趨府之
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之
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
覺心自俱斷涕霑于襟將為之奈何困自謂曰憂思
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
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吉歸養以慰倚門悽
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寄俸不救于口
腹賴土昔未嘗游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長

物爾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
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為
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
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
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
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
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于
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

場于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之汲之至于今不獲拜
盛德于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
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
敦偉可器異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
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
亦嘗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
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于有司雖一名似失所
望其後遷授泰州司理叅軍區之曹掾未終秩而釁
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
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罄之待哺相視未定旋

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
進見于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
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
里葺先人故田以養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
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
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于
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
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
故徻徨引退愧生于顏歸自思曰執事所以拒而不
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

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
默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
罪于長者足以為耻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
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
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唯執事
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
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俗至韓柳氏起

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幾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省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止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人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故伏真文而

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讀無甚害更資妍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叅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于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致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于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裏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

十已亾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耶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如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晨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刑語黯將發憤氣一作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芻豢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染酒金罍為

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覺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
女情

張當字敘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
古之名與字以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
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
不獲讓為一作馬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
義為治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
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
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一有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

愧者孰賢遇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
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
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
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
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
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
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
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

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戾。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各自邑佐而游。

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寔。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于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大傳隴西公領陳之一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悼取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願日伏。

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讀謁
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
茲歲會辟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子陳同濟輩欲生
留于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
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獨
易發而先且復聞舊貫存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
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我學考熊顯
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

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難也公初生于儒門庭聞
道為名進士十五年份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
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乎貌顏未嘗為
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
不然豈免誹怨呻噓駢躍發于中而表之也歟居
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
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寬俗于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于學庶民困窮而篤于利學卒利亦久
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陷

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
異於是焉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年而益困未知所
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
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無有者居諸橐將
自潁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葭蕩波龍藏泊過姑蘇
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少進于越抵勾漏圖庶
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于貨而落學故序庶民之
道以告焉



